

中国少数民族宗教与文化丛书

戴佩丽 / 著

突厥语

民族的原始信仰研究

TUJUEYUMINZUDEYUANSIXINYANGYANJIU



中国少数民族宗教与文化丛书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突厥语民族的原始信仰研究

戴佩丽 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突厥语民族的原始信仰研究/戴佩丽著.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9

(中国少数民族宗教与文化丛书/赵锦元主编)

ISBN 7-81056-700-4

I. 突… II. 戴… III. ①突厥语—少数民族—原始宗教—研究
②突厥语—少数民族—民族文化—研究 IV. K2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63836 号

-
- | | |
|------|-----------------------------------|
| 书 名 | 突厥语民族的原始信仰研究 |
| 作 者 | 戴佩丽 |
| 责任编辑 | 方 圆 |
| 封面设计 | 赵秀琴 |
| 出版发行 |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 地 址 |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
| 邮政编码 | 100081 |
| 电 话 | (010)68472815 68932751 |
| 传 真 | (010)68932447 |
| 经 销 |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
| 印 刷 | 北京华正印刷厂 |
| 字 数 | 854 千字 |
| 印 张 | 4 |
| 开 本 | 850×1168(毫米) 1/32 |
| 印 次 |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7-81056-700-4/K·72 |
| 定 价 | 100.00 元(全十册) |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中国少数民族宗教与文化丛书

主 编	赵锦元	戴佩丽		
副主编	赵树忭	李大龙	吴家多	罗守进
编 委	丁有光	王启文	李大龙	吴家多
	罗守进	赵树忭	赵锦元	张书源
	夏商周	郭崇礼		

目 录

- 一、古老的民族——突厥语民族/ 1
- 二、突厥语民族的宗教信仰/ 6
- 三、神话——原始文化的宝库/10
- 四、火种神话与火崇拜/24
- 五、树生瘿神话与神树崇拜/39
- 六、狼祖神话与苍狼崇拜/53
- 七、创世神话与天神崇拜/63
- 八、雄鹰神话与神鹰崇拜/78
- 九、儿童灵魂的守护神——乌麦女神崇拜/86
- 十、白天鹅救将军——白天鹅崇拜/93
- 十一、青牛顶地球——神牛崇拜/99
- 十二、云云神界——万物有灵/103
- 十三、“七”与“四十”——神秘的数字崇拜/110
- 后记/115
- 参考书目/116

一、古老的民族——突厥语民族



突厥在东方历史上产生过重大的影响，曾经建立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对东亚、中亚和西亚的文明起了积极的作用，不仅创造过举世瞩目的物质文化，而且也缔造了非同凡响的精神文化。

“突厥”一词的含义，史书记载和现代语言学所指的概念有所不同。“突厥”一词在史书上用来指称 6—8 世纪游牧在我国北方广大地区，操古代突厥语（或若干古代突厥方言）的部落联盟体。现代这个词作为语言学的术语，用来泛指操各种突厥语的民族。^① 其中包括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吉尔吉斯）、乌孜别克（乌兹别克）、塔塔尔（鞑靼）、撒拉，裕固（西部裕固），图瓦、阿塞拜疆、土库曼，楚瓦什、巴什基尔、阿尔泰、哈卡斯、雅库特、库慕克、诺盖、卡拉卡帕克、土耳其等。在此应该特别重申的是，“突厥”一词无论从任何意义上理解，都不是某一具体民族共同体的名称。正如著名的突厥学者巴托尔德所说的那样：突厥是随着大的部落联盟的形成而产生的，如果企图把“突厥”这一术语同某个部落联系在一起，那是徒劳的，因为各

^① 耿世民《维吾尔古代文化与文献概况》第 48 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

部落都有其完全固定的名称。



关于突厥语民族的起源，学术界的看法不甚相同，概括起来讲，大致有七种观点，^① 但无论哪一种观点都或多或少地凭借着汉文古籍中的记载。

第一种观点认为突厥与史书中提到的铁勒同族，都是秦汉时期被称之为“丁零”的部族。这种观点主要依赖于隋书的记载。王日蔚先生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在《畏吾尔民族古代史》一文中提出了这一观点。^② 后来，马长寿先生和林干先生又作了大量的研究，虽在关于族源的观点上基本趋同，但是对其发祥地则各执己见。马长寿先生认为突厥的起源地在准噶尔盆地以北，也就是叶尼塞河上游，后因战事被迫迁至阿尔泰山之阳。^③ 而林干先生则认为突厥兴起于新疆东北部。^④

第二种是以周连宽先生和朱伯隆先生为代表的观点，他们认为既不能简单地认为突厥是匈奴别种或苗裔，也不能说突厥就是丁零或丁零就是突厥。因为他们经过考证，认为突厥起源于阿尔泰山南麓，其发祥地及人种特征均与匈奴相去甚远。^⑤

① 吴景山《突厥社会性质研究》第6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② 王日蔚《畏兀儿民族古代史》，载《天山月刊》1935年第6期。

③ 马长寿《突厥人和突厥汗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④ 林干《突厥社会制度初探》，载《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3期。

⑤ 朱伯隆《丁零新证》，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58年第1期。

第三种观点是由岑仲勉先生提出来的，他认为突厥既有别于匈奴，而且也不是平凉杂胡。^① 其理由也是根据其发源地作出的结论。

第四种观点认为突厥族来自中原，其依据主要是汉文典籍的有关记载及突厥碑铭《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中的有关记载。持这种观点的代表学者是白寿彝先生。^②

第五种出自薛宗正先生，他根据对《北史》的深入研究，认为突厥之先祖出于塞种，近祖即出自臣子沮渠北凉的平凉杂胡，他在《突厥始祖传说发微》一文中作了详尽的说明。^③

第六种是钱伯泉先生提出来的，他认为突厥族的阿史那氏是乌孙后裔，他经过对突厥的风俗、信仰进行分析，而且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对一些特殊的名词进行了分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④

第七种观点认为突厥原本应属于蒙古人种，陈鹏先生是这一观点的代表。陈鹏先生从人种、地缘等角度来研究和分析了突厥语民族的来源。^⑤

尽管学者们对突厥起源提出了不尽相同的观点，但是目前学界基本上拥有一个相对趋同的认识，那就是，突厥语民族无论是语言、习俗、宗教、禁忌、历史、文化以及居住地等诸方面都有很多共性，而且突厥语各民族也有许多个性，他们在历史上确实

① 岑仲勉《突厥种族源起说》，载《突厥集史》，中华书局1958年10月版，第962—964页。

② 白寿彝《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几个问题》，载《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12月版。

③ 薛宗正《突厥始祖发微》，载《新疆社会科学》，1987年，第1期。

④ 钱伯泉《突厥族名、族源传说和初期史实考》，载《西北民族文丛》，1984年，第2期。

⑤ 陈鹏《突厥人的今昔》，载《西北民族文丛》，1984年，第1期。

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突厥语民族于公元六世纪在“金山之阳”崛起，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并建立了政权——突厥汗国，这个汗国在历史舞台上出演了自己的兴衰与荣辱，而且在文明进程中留下了种种印迹，为我们了解它们的过去提供了线索。我们可以追寻着他们在广阔的土地上所留下的足迹去探寻其文化的宝藏。



关于突厥语民族的活动区域，汉文典籍是这样记载的：“其地东自辽海以西，西到西海万里，南自沙漠以北，北至北海五六千里。”^①具体地讲，突厥语民族现在分布在东亚、中亚、西亚，乃至欧洲大陆这样一个广阔的区域之中，其生产与生活方式不同，且语言与习俗也差别明显。而在遥远的古代则相对集中地生活于南西伯利亚的山林和草原地带，过着狩猎和游牧的生活。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里，突厥语民族遵循着相同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信仰着共同的宗教，也就是萨满教，使用着近似的语言。突厥语各民族之间交错而居，交往频繁，交流密切。这种频繁和密切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融合，融合使得突厥语诸民族具有了方方面面的相同之处。

突厥语民族的语言都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组，彼此之间可以

^① 《周书》卷五十·《突厥传》。

交流，基本词汇、语法和绝大部分语音都完全相同，只有一小部分语音上的差异。而且他们曾经共同使用一种文字，这就是鄂尔浑——叶尼赛古突厥文，后又共同使用回鹘文。留下了众多碑铭文献和回鹘文的文献典籍。

突厥语民族有着相同的宗教信仰，他们都崇拜天体、崇拜自然、崇拜苍色，崇拜苍狼，……共同的信仰铸就了基本相同的心理特征和思维方式。

突厥语民族经历了大致相同的历史，他们几乎都是在公元六世纪左右登上历史舞台，经历了突厥汗国的鼎盛时期、分裂时期及衰亡时期，在历史的长河中谱写了各自的历史史实。

突厥语民族都以自己的文学作品诉说自己的历史，自己的英雄，自己的往事种种。而且他们的文学作品有着多方面的共性。^① 一，各种母题基本相同，比如英雄特异诞生母题、坏父亲母题、勇士背叛母题等等。二，英雄形象无论英雄的姓名，还是英雄的经历，无论是英雄的壮举，还是英雄的过错，都十分相似或相同。三，表达方式及审美趋向也基本相同，这显然是共同的理念所致。

在此，我们仅就他们基本相同的神话，基本相同的原始信仰及由此而形成的相关联的文化现象作一些综述，使我们能够有序地、立体地去审视他们曾经拥有的过去，从而科学地、客观地来关注他们正在创造的现在，展望他们将拥有的未来。

^① 郎樱《玛纳斯论析》，第316—317页，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二、突厥语民族的宗教信仰

突

厥语民族在历史上曾经信奉过萨满教、佛教、景教、伊斯兰教，中亚的一些突厥语民族还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基督教、东正教的影响。但萨满教可以说在他们的信仰历程中影响最深，尽管他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皈依过某种宗教，但其中都夹杂着他们对古老的萨满教的眷恋之情，包含着他们对古老信仰的一份遐想……。

早期的突厥先民和所有的民族祖先一样对世间万事万物充满了太多的不理解 and 无知，但是他们却象孩童那样希望得到答案，因此那种天真的想象和联想给予了他们极大的满足。

实际上突厥语民族的原始信仰大致可以归纳出这样一个脉络，早期的信仰——对自然物的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萨满教。因为我们从突厥语民族进入阶级社会之后所信奉的原始宗教的情况来看，人与自然越来越分离，人格取代了人形，而且神界也有了上界——诸神所居，下界——恶魔所居，中界——人类万物所居这样的等级区分。进入阶级社会之后、突厥语民族又先后信奉过其它多种宗教，但萨满教的信仰伴随着相继信奉的宗教存在。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以下章节中分别论述。

自汉代起突厥各部族就信奉了佛教,《隋书·突厥传》记载:佗钵可汗(公元572—581年)时期突厥信佛,“齐有沙门慧琳,被掠入突厥中,因谓佗钵曰:‘齐国富强者,为佛法耳’。遂说以因因果报之事,佗钵闻而信之,建一伽蓝,遣使聘于齐氏,求净名、湿槃、华严等经并十诵律。佗钵亦躬身斋戒。绕塔行道,恨不生内地。”《北齐书·斛律羌举传》中也指出了东突厥信佛的史实:“代人刘世清……通四夷语,为当时第一。后世命世清作突厥语翻涅槃经,以遗突厥可汗,勅中书侍郎李德林为其序。”到了唐朝玄奘于贞观初年西行中亚时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述了各地西突厥统治者信奉佛教的情况。在史书典籍中记载突厥信奉佛教的内容举不胜举。

在11世纪时,景教盛行于中亚。景教是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聂思脱里于1世纪时所创。关于突厥语诸部落信奉景教的情况很多史书都有相关的记载。

8世纪突厥语各民族开始信奉伊斯兰教,公元874年建立的萨曼尼王朝就是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王朝,由此伊斯兰教的影响逐步扩大,以致于到了14世纪整个中亚都信奉了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对于突厥语民族来讲是影响最深,信仰范围最广、信奉时间最长的一种宗教。伊斯兰教渗透到他们的行为规范、社会心理、生活习俗,文化生活之中,可以说无处不在,无处不有。但尽管如此萨满教的东西亦然以其不可磨灭的生命力留存下来,在突厥语民族中亦然可以看到许多萨满教的遗迹,萨满唱的祈雨歌、驱病曲、咒文等一直代代相传,萨满教为了调和与伊斯兰教的矛盾,将咒文祷歌中不时加进一些伊斯兰教的词语,甚至在作一些萨满仪式时,一边高放着《古兰经》,一边举行着古老

的萨满仪式。比如萨满在举行祈雨仪式时或举行拜火仪式时，都要在两棵树中间把《古兰经》高高挂起，在祷文中每一句尾都要缀上“安拉”一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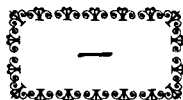
我的祖先是黑克烈部落的卡班巴衣，安拉，
还有克耐萨热纳乌鲁斯巴衣，安拉，
我亲生的父亲贾克斯力克，哎，安拉。
神灵已经降临了，哎、安拉，
神灵附在我身上，哎、安拉，
我不能拒绝它，哎、安拉，
不服从也得服从，哎、安拉。
拿起我的胡阿哈西，哎、安拉，
让我说出神的启示，哎、安拉，
要人们相信他，哎、安拉，
神的祖先在卡普山上，哎、安拉，
从卡普山降临到各地，哎、安拉。
山上来了四十名骑士，哎、安拉，
从平原上来了十名骑士，哎、安拉。
四十匹骏马中有一匹雪青马，哎、安拉，
关节不灵的跛婆，哎、安拉，
歪嘴的克尔巴拉克，哎、安拉，
哎哟，安拉，我的博西库，哎、安拉。
我的祈祷能不能见效，哎、安拉。
从阿尔泰山来的阿克伊克，哎、安拉，
从成吉斯山来的克尔梅克，哎、安拉。
同帐房围子一般高的克依热蛇，哎、安拉，

同门坎一般高的斡克蛇，哎、安拉
哎哟，安拉，我的博西库，哎、安拉。
我的祈祷能不能见效，哎、安拉。^①

我们仅从这样一篇祷文中便可看出原始信仰的生命力，同时我们也不难看出伊斯兰教的影响力。尽管今天的突厥语民族的任何一个人不会标榜自己是萨满教信徒，但是在他们的文化艺术、习俗、语言、信仰等方方面面都闪现着萨满教的身影，饱含着萨满教的信念，徘徊着萨满教的神灵……。因此在这本小书里我们将通过对突厥语民族神话的研究和探讨来领略突厥语民族的原始信仰。

① 苏北海《哈萨克族文化史》，第357—358页，新疆大学出版社，1989年。

三、神话——原始文化的宝库



人类发展的角度讲，每一个民族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都经过了原始的童年时代，也就是人类心理创造神话的时代，新石器时代是神话发生、发展的重要时期。

这个时期具备了一系列新文化特点，产生了新的社会组织和生产方式，也逐步形成了一套新的思维方式和语言表达能力，而且人们的集体意识逐步增强。氏族或部落的原始宗教仪式约束着每一个成员，原始的世界观和古老的思想意识占据着每个成员的心灵，对每个成员都具有一定的制约。加之这个时期原始社会生产力十分低下，使原始人在强大的自然力面前感到无法抗拒，然而他们又在生产斗争中怀有战胜自然的强烈愿望。人们的思维能力与这种生产力的水平是相适应的，神话正是在前逻辑的、非理性

的原始心理状态之中产生的，那时人类的思维特征是具体、形象的，联想力异常丰富，抽象的逻辑推理能力低下，以随意性想象为主导，分不清想象与现实的区分，具有夸大性，而且满足于想象，这种幼稚的原始思维还无力形成“类概念”，不能根据事物本身的性质作出类别概括，只能借助“万物有灵”的思维方式，通过“以己度物”来理解世界。这就是新石器时代的社会特点及人类思维的特点。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经历过新石器时代，都经历过低下的社会生产力、薄弱的思维能力的人类童年时代。人类充满周折的历史，争奇斗艳的文明以及多种多样的文化遗迹，给我们留下了数不完、说不尽的神话材料。突厥语民族自然也不能例外，也应该有自己独树一帜的美丽神话。正如摩尔根所说：“人类的心灵在一切个人，一切部落，一切民族中都是同一的，它的能力是同样地受到限制的，……人类经验的形成差不多走着同一的道路。”^①但可惜的是突厥语民族至今保存的完整的神话数量有限，甚至学术界曾有人一度认为突厥语民族没有神话，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游牧民族的社会生活及生产方式决定了它本身的特点，决定它的神话数量较少。古代突厥人的游牧经济是不稳定的，因为逐水草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利用自然而不是改造自然的过程，故在生产力较低条件下，抗拒自然灾害的能力很小，一遇风灾雨雪，严寒旱疫，社会生产便趋萎缩。另一方面草原部落的生产方式更加原始，不需复杂的劳动即可繁殖牲畜，甚至获得丰收，生产方式的单调，以及对自然条件的强烈依赖，约束了人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而农耕民族自始至终贯穿着改造自

^① 摩尔根《古代社会》第二编第九章。

然的精神，这种精神激发了人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人类发明农业经过了长期的斗争过程，关于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之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①的传说，反映了原始时代人类同自然界艰苦奋斗的精神。我国南方许多少数民族的神话中都体现了这种与大自然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精神，因此，农耕民族的神话比较发达，而游牧民族的神话相对比较薄弱。

其次，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看，社会从原始蒙昧循序渐进地向更高的层次发展，生产力和人的思维能力也都随着这种社会及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因此，在这样一个人类的发展过程中，神话里必然混杂着漫长的人类进程中的飞光掠影——汇集、积淀了不同时期、不同背景的种种材料，将其凝聚到自己神奇而独特的复杂形式之中，而且在发展过程中，神话必然得到一些不自觉的修正和改动，使神话历史化、合理化、现实化。有关突厥始祖的传说中既有狼祖的早期氏族社会的遗子，又有历史上的突厥先民阿史那氏的征战缩影；既有狼祖生人的不合理成分，又有“众推大儿为主，号为突厥，即纳都六设也。”^②这样的活生生的氏族社会生活的图景。因此神话的流传和保存受到经济、社会、文化诸种环境和条件极其严格的规范、淘汰、选择。各种神话都是“历史的”，因此它不可能避开漫长的岁月不断打在身上的种种烙印，有的由于无文字记载而消亡，有的则在社会和历史的发展演变中移植成为史诗、故事、传说等民间文学形式的母题，有的则在迁徙、融合中变异，而有的则在各种宗教的“轮流坐庄”中熏

① 《淮南子·修务训》

② 《周书》卷50《突厥传》